◇胡伟专栏·群峰青

持续关爱好地球

当我们走在大路上，目光被前方大楼或者大山阻隔，就会看不见远方的事物；当我们来到高山或者大海边向前眺望，远端模模糊糊的弧线，尚不能确定我们站立在圆球之上；当我们坐飞机来到高空，看见云层前方的穹隆，才能隐约感觉脚下是一个球体。说实在的，站在地面上，至少我没有踩着球体的感觉。地理课本上的地图告诉我，地球的表面积主要是海洋，陆地只是其中一部分。这样的描述在真实生活中是不易察觉的存在。

前天下班的时候，太阳已经下山，天空瓦蓝透亮，抬头看见树枝之间发亮的圆月。取出手机，拉近镜头，我拍下月亮。源于华为手机高质量拍摄功能，我发现拍出的月亮非常清晰，沟壑分明，和彩图上的月亮非常相似，远非裸眼所看的样子。当我把图片发在朋友圈，不意间迎来朋友们一片夸赞之声。有朋友留言说这月亮咋不圆，其实我知道，如果没有大海的存在，地球也不是圆的。我突然想，要是我站在月球上拍摄地球，地球会呈现怎样的情景？也许地球像卫片上显示的那样，是一个白云虚掩的蓝色星球。我当然看过在很远太空处回拍的地球照片，那就是一个灰色的点，难以想象那点上居然住着80亿人口，生生死死，循环了多少人间。地球是我们立足的地方；地球承载着我们多少的感怀！

2025年4月22日，第56个世界地球日将如期而至。世界地球日起源于1970年4月22日，它最初是美国的一项草根倡议，后来演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环保运动，吸引人超过1亿，每年有190+国家参写。世界地球日是一年一次的活动，　致力于环境意识、教育和行动。它为个人、组织、企业和政府提供了一个倡导可持续未来的平台。为了响应日益增长的环境问题，例如石油泄漏、空气和水污染以及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，世界地球日是一个全球性的环保节日，旨在唤起人类爱护地球、保护家园的意识，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。

今年世界地球日的主题是“投资我们的星球”，旨在呼吁全球各界共同行动，通过投资可持续发展项目、支持环保技术、推动绿色经济等方式，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。

我国一直是该项国际活动的积极参与和推动者。自然资源部办公厅日前印发《关于组织开展第56个世界地球日主题宣传活动的通知》，明确今年国内活动主题为“珍爱地球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”。《通知》说，今年是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提出20周年，为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进一步引导全社会支持参与自然保护和生态修复，共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，自然资源部将组织开展世界地球日主题宣传活动：以活动周的形式开展宣传，围绕活动主题组织集体采访，举办“从山顶到海洋”科技成果科普巡展，制作发布新媒体产品，联合自然保护公益伙伴计划成员开展系列公益宣传活动；充分利用自然资源、林草、地调各类宣传资源，积极展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，践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，以及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等方面的成果成效，引导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。

当前，国家朝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大踏步前进，建设美丽中国的方略层层落实，生态文明建设深入人心，再一次高纬度关注地球的状况，实属必要。

宽泛地说，“如何爱地球”不应该成为一个虚拟的话题。首先，爱地球，就要摈弃国别概念。国家间的各种欺凌、霸凌的行为只能让国家间相互分离，加大国际合作成本，让保护地球的行动变成空话。在能源、气候、森林、荒漠化、生物多样性、水资源诸多方面，需要国际间全面合作的事太多了。只有持有统一的生态地球理念，才能共同面对地球问题。众所周知，中国提出创建全球命运共同体，付出真金白银的行动，体现了大国对地球良性发展的担当。这样的倡导和行动受到了世界上多数国家的赞扬。其次，作为普通人，应该充分掌握一个概念：人类只有一个地球，关爱地球等于关爱自己，大家携起手，多做生态资源环保工作，才能让蔚蓝色的地球更美更宜居。

4月12日至15日，受大气层涡流的影响，新疆、宁夏、甘肃、内蒙古、河南、河北、吉林等北方省(区)刮起了极强的大风，有的下了春天的雪，包括上海、广东、海南等部分南方省市受到了风沙波及，城乡人们的生活工作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。北京也刮起了十年一遇的大风，尽管做了很多预备工作，但是郊区还是有大树被吹倒，农作物受害，这算是地球对我们的一次生态提醒。

让我们的生态行动持续起来，把保护地球行动落实到每个角落！

胡伟，原籍安徽，现为《中国林业》杂志主编，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，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。

◇信笔扬尘

春日美意接踵而至

明前茶

在临沧大雪山，老树茶芽的萌发要比江南的龙井43号晚整整半个月，此时，春日的阳光已经不像半个月前有丝绸质感，而是变得干燥、炽热。与平原上不同，在这里，采茶需要走山、爬树。四五十岁的女工们要搭梯子，摇摇晃晃爬到茶树的第一个分叉上去，再小心翼翼地手拉脚踩，攀爬到树芯，站直了，缓缓转着圈、仰着头，把周围每个枝杈上萌动的新芽，嫩紫色的、嫩红色的，一一掰下，放入斜背的布袋中，一定要趁着芽头还没有变成深绿，就将第一批茶芽采下，因此，在深山中，女工们每天清早出去，会在保温杯中带好午饭和茶水，她们要等天完全黑透才归来。

坐着拖拉机回到茶山主人的家中，所有人的腰肢都累塌了，刘海黏腻，额头晒得油汪汪地，她们笑着打趣，“布鞋都比早上出门时穿大了一号，今晚，我要加两个鸡腿！”颇为奇特的一件事是，饭还没有吃完，她们安排了轮流洗澡的顺序，领头人小王对年纪最大的柳婶说：“昨天你是抢着第一个洗澡的，今天城里姐姐来了，她最后一个洗，你倒数第二个洗哦！”我略感诧异：怎么会有这么奇异的待客之道？而且柳婶累得眼袋都垂了下来，不是应该照顾她，让她先冲凉解乏么？

针对我的困惑，采茶小分队的队长小王把我引到竹林旁，在简易搭建的冲凉小间中，打开水龙头，做了个烫得吹气、摸耳垂的小动作。我伸手一摸，果然，水是滚热的！小王说：“这山里，只要有毒辣太阳，洗澡水都要放许久才温和。老板自己装的太阳能热水器，没有恒温混水阀，她也忙得没空弄，先洗澡的人，要去院中引来山泉水的地方，拎一大桶冷水来混着用。”

很快，听得见先行洗澡的人在竹林里唱歌了，冰冷的山泉水顺着山间的毛竹搭就的管道，源源不断地流下来，流到院中的一个蓄水池中，它汩汩汤汤，在此摇晃着星辰，也摇晃着采茶人的梦。山中的劳动者训练有素，哪怕四个茶青萎凋槽已隆隆开启，机器一次就要延续40分钟的抖浪震响，也不能惊扰她们的梦。在同伴洗澡的一刻钟内，采茶女工会迅速打一个小盹，而后，接力洗澡的那个人，会在别人将空水桶放回池边的一声脆响中醒来。洗澡的接力一直延续深夜，等轮到我时，竹林中已经传来小猫头鹰的叫声。

水果然变温了。大山中层出不穷的浪涛听上去已经褪去了黄昏时分的喧哗，变得像摇篮曲一样温柔，春天的美意在不断流逝，似乎也在接踵而来。

春深听鸟语　周文静　摄

◇灯月闲话

见证一段历史的印章

胡　铭

一枚青田石印章，长扁形，印长3.1厘米，宽1.7厘米，高1.8厘米，色泽一般，背面微拱，正面阳刻篆体八字“章氏国学讲习会印”，侧面无署款。就是这样一枚看似普通的小印，却意义非凡，它承载着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文化经历。

章氏国学讲习会是由章太炎先生1934年在苏州所创设。章太炎原名学乘，字枚叔，后改名炳麟，号太炎，浙江余杭人，清末民初著名民主革命家、思想家、学者，被誉为“国学大师”。一生坎坷，却饱含民族气概。他学问既深，追求亦高，见识广泛，为人张狂。乱世挣扎中的他，可谓桀骜不驯的勇士，亦是孤独无奈的狷者。章太炎脱离政坛后，专注学术与教育，培养了一大批国学人才，如鲁迅、黄侃、钱玄同等。章太炎著述甚丰，涉及小学、历史、哲学、政治等领域，代表作有《訄书》《国故论衡》等。

章太炎对范仲淹、顾炎武二贤生长之地苏州颇具好感，1934年他与夫人汤国梨路经苏州锦帆路看到一幢西式小洋房，且带院落，遂购下，并由上海迁来定居。是年冬便有了在此开办章氏国学讲习会之举，接着发布《章氏国学讲习会简章》，每周举办一次星期讲演会，次年扩大招生。章氏国学讲习会以“研究传统文化，造就国学人才”为宗旨，写下了中华文化史上辉煌的一页。

这是先生一生中的第四次国学讲习，前三次皆与当时的环境、背景有关，这一次才是最为纯粹最有规模的讲习，重要的是有了更大的自主权。章氏国学讲习会，传递薪火之阵地。近五百人济济一堂，连窗外走廊也都挤满了人。章太炎的治学精神与方法影响着负笈来苏的各地学子，中华学脉正在衍传，国学得以熠熠生辉。章太炎逝世后，章氏国学讲习会推马相伯为董事长，汤国梨为理事长，讲学不辍。

创办讲习会有很多事项需要解决，作为对外联络和对内存记的印章，当然是必不可少的。这类印虽不像书画家对石材和刀法那么过于讲究，但至少得具备一定的档次和水准，于是章氏国学讲习会之印应运而生。此印结体严谨，线条刚劲，字字呼应，既有汉印遗痕，又见齐印之风，不失为一方佳作，同时也符合章太炎先生的身份和艺术品位，因为他自己本就是一位有碑帖功底的书法高手。

此印是否真的为当时国学讲习会所用？又出自哪位篆刻名家之手？遗憾的是，印章未附边款，加上史料疏载，这些疑团一时难以解开。不过那时在急于筹办的情形下，由身边亲近且信任的人来操刀治印，是最有可行性的。

既是讲习会印章，势必有它的用途，也许汤国梨见过或使用此印的次数比章太炎还要多。汤国梨博学多才，有“旷代清才，直与贺、柳并辔”之美誉，为近代民主运动与女权运动先驱，更是章太炎贤惠的妻子和坚定的战友。

为弄清真相，1978年我父亲将这枚印章呈汤国梨审定，老人目睹此物，激动不已，不停地用手抚摸，昔日场景在脑海中一一浮现。她还欣然在钤好的印花上用小楷作跋，跋文如下：“按此印章系在1934年太炎先生创设章氏国学讲习会时所镌，存于学会办公室，作为对外一般便章之用，系学生郑黎邨所刻。至1938年吾家仓促走避，各物均存苏寓，至解放后返苏物品被盗一空，此章亦在其中，今见印，尚能识为旧物也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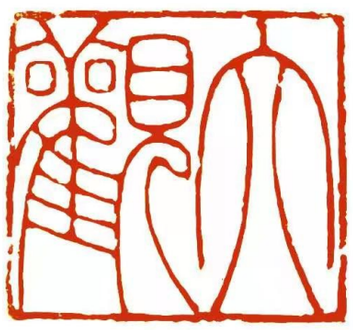
一段跋文，拨开云雾。藉此可以证实两件事，一是章氏国学讲习会始创于1934年，二是此印系郑黎邨所刻。

太炎先生晚年弟子较多，《汤国梨与郑黎邨》一文中写道：“1931年前后，他收了八个弟子，他们是苏州中学校长胡焕庸、教员金东雷、诸祖耿、徐沄秋、王佩诤，还有郑黎邨、卫露华、傅子文，总共八人。”其中郑黎邨是经他人介绍认识并拜师的。郑黎邨又名守业，擅金石书画，后在国学讲习会教授书法、金石学课。此间他经常往来于章宅，与章氏夫妇结下了深厚情谊。

日军侵犯苏州，市民纷纷逃难，章夫人亦不例外。弟子陈梦炎（原名陈炎）帮助师母整理书籍衣物，能带上的尽量带上，不好携带的则留在苏州寓所，并随同师母逃难四川。长途跋涉，再加上行装过重，行动多有不便，陈梦炎征得师母同意，将一包杂物存放安庆老家，这枚印章就在其内。后陈梦炎赴上海震旦大学教书，一直未回故里。事隔多年，恐怕章夫人及陈梦炎都早已忘却此事。就这样，印章躲在旮旯处，一呆数十年。

陈梦炎是我的舅爷，很小的时候我曾多次听祖母讲过这段往事，虽与汤国梨老人的跋文有点出入，但大体概述无异。当时正处于慌乱之中，章夫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记得家里每件物品的去处，对印章置放何处难免会有记忆上的模糊或舛误。

此印有幸存世，堪系珍品，为今后研究章太炎以及国学讲习会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实物资料。



◇人间小景

此间好

张国斌

寻得书店，在油墨清香里安下心来。那些书，或慕名已久，便如老友重逢；或初次相见，即作倾盖之交。有些擦肩而过，有些据为己有。据为己有的有些读了，有些束之高阁，有些还没来得及读就不知所踪。然而，不论怎样，那些书店里的时光，甚至与书店相关的人和事都是活泛的、清晰的，在记忆深处生动着、美好着。

一

“人际关系的本质就是悠悠长谈。”这句话印在《对白》的背面。《对白》是教编剧的书，在合肥钟书阁，我将它一再拿起又一再放下，最终还是放下了，放下的同时把这句话放进了心里。

其实，这大抵是书商宣传的把戏，未免言之过甚。但此刻，这话深得我心。刚刚带着一揽子问题和迷茫向一位老师求教，老师大病初愈，但他安静地听我诉说，耐心开导，问题都有答案，迷茫皆得出口。如此长谈，真是如坐春风。思及与老师的相遇、相识以及交往点滴，八个字兜上心头——上天垂怜，春风惠我。

逛钟书阁，不仅为书，更为观摩学习公共文化空间的策划设计——我们张恨水故里也要打造一个阅读空间。钟书阁人气旺，在缓缓流动的人群里慢慢走着，许多不成熟的想法便在脑海里慢慢成形。在二楼书柜的底层寻见张恨水的《啼笑因缘》《似水流年》《丹凤街》。作为一个来自张恨水故乡的人，偏执地认为，没有张恨水作品的书店不是合格书店，而张恨水作品不够丰富、摆设不醒目的书店也还不是顶好的书店。买了三本书，一本余秀华的诗集《我们爱过又忘记》，名字艳俗了些，但余秀华直面并抚慰人世间的痛，句子有金属的质感和重量；一本陈行甲的《别离歌》，因为敬佩陈行甲勇于选择属于自己的、更艰难的路；一本马未都的《背影》，马未都好古，好古的人蕴藉，足可信赖。

出钟书阁，灯火阑珊，人潮慢慢散去，夜在向它自己的深处走去。既然爱过又忘记，既然相逢又别离，既然我们留给彼此和世间不过是或浓或淡的背影，那么，既然遇见了，不妨悠悠长谈，好好说些什么。

二

不贵书店在大明湖畔，去之前便在湖边走了走。初秋，大明湖的水、水边的柳、水里的荷，都转入深绿，这种有厚度的绿，让人踏实。水榭上的楹联，也以厚实的篆写就，款曰“完白山人邓石如”，心里就狠狠骄傲了一把——邓石如先生是同乡前辈，先生号“完白山人”，正是以家山天柱山（皖山）为荣啊！

不期遇见了老舍旧居，参观时间已过，故得其门而不能入。然而，门前老舍先生的塑像颇见精神，墙绘的《济南的秋天》也颇有暖意。老舍与济南，一个人与一座城，就这样优雅地互相慰藉着，十指相扣，相爱入骨。

不贵书店门脸并不显眼，但书品极丰，流连多时，挑了三本：一本孔庆东的《人间呐喊》，因为人间仍需要呐喊；一本金澄宇的《洗牌年代》，因为插图可爱；一本郭宝昌的《京剧究竟好在哪里》，因为电视剧《大宅门》，因为一身痞气、正气的七爷，因为大老板程长庚。

把书放进单车的篮子，再把手机放在上面导航，蹬上单车，融入泉城的烟火，咿呀咿呀回酒店。路旁的柳树高大粗壮，发丝悠长，不时拂在头上，不禁想起“柳拂行人首”的句子。在泉城路遇见一位母亲唱歌，孩子在旁边欢快地蹒跚学步，孩子的眼睛在路灯晕黄的光里出奇的明亮。母亲唱的是《爱就一个字》，她身旁蓝底白字的牌子上写着“有爱就有希望”，走上前扫了点零钱过去，匆匆瞥了眼牌子，似乎有个“病”字，便转身逃了。刚过一个十字路口，高中班长来电话，说有同学家庭遭逢变故。书在篮子里跳，手机在书上跳，这颠簸的世路。

骑出了一身细密的汗，风带着凉意从背后吹过来，仿佛想纾解些什么。济南就是这样，像敦厚的邻家大哥，包容你的小脾气，抚慰你的小忧伤，托举你的小野心。

三

到南京看病，住的酒店紧挨着迈皋桥地铁站。

迈皋桥，名字很有历史感。地铁到迈皋桥时，由地下钻将出来，在酒店旁停下来，吞吐人群。咣当、咣当，仿佛咣当六下或七下便停了，然后又咣当着走远。昨晚，听了六趟或是七趟，也就睡着了。

视频不断推送南京必游十大或九大景点，勾不起一丝念头。晚饭后，去了趟先锋书店。入口处蜂聚着拍照的人，店内也是。下一段台阶，上一段台阶，阶梯两侧及阶梯尽头书籍汹涌，可称恢宏。在鲁迅等先生的著作中，寻见张恨水经典作品集，包括《春明外史》《金粉世家》《啼笑因缘》。让我不禁为先锋书店点赞——懂得经典是永远的先锋。

躲闪中（怕碍着人打卡）挑了两本书，一本李敬泽的《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》——安庆作家潘军写了春秋三部曲，潜山河西考古又发掘了一批春秋器物，想必春秋热闹、有趣。另一本是陈丹青的《荒废集》，说真话的人打矮桩乃生存之道，记得以前买过他的《退步集》，退步者、荒废者，都恨不得把自己摁到尘埃里，让人无从下手。然而，我想他也有他的狡黠——没有进，何来退？没有茂盛，何来荒废？其实，这里面藏着他的自得。

入夜，从医院19楼望出去，万家灯火，每一盏灯都晕着一个故事吧，只是我无从知晓。

我知道的是，月前因车祸受伤的八十岁的姑妈昨天伤愈出院了，生病的舅妈几天前过了一个热闹的生日。还有，春风和煦，家乡的桃花、李花、油菜花开得正好。我知道，遇着的人都客气，买回的书都贵气，逢着的事都在书香里慢慢好起来了。